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

書

師友問答一

上趙先生書

沮袞先生

謹上書先生左右介近得姚鉉文粹及昌黎集觀之迭作有三
代制度兩漢遺風殊不類今之文曰詩賦者曰碑頌者曰銘贊
者或記序或書箴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
詞大者駢引帝王之道施於國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
魚鱉者正百度叙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元緝安四方
今之爲文其工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
事多聲律調諧而已彫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真
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所歸者易曰文明以止觀乎
人文化成天下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堯則曰聰明文思禹
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文章兩雅訓

詞深厚人之文何其表乎去唐百餘年其間文人計以千數而
而斯文寂寥使壞文而不振者非今之人不賢於唐之人不
能為唐之文也蓋其弊由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積深積漸非
一朝一夕也不有大賢奮發於其間崛起而將元革之者乎
唐之初承陳隋剝亂之後餘人習俗尚染齊梁流風文体卑弱
氣質叢勝猶未足以鼓舞万物蔽明六合建章武皇帝負養育
之姿懷唐虞之才卓然起立於軒墀之上武功戡定海內刮疵
剔瑕直清坤夷以文德化成天下驚潛觸幽雷動日耀韓吏部
愈應期會而生李獨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已乃以空桑雲和千
數百年希闊泯滅已亡之曲獨唱於千萬人間衆人耳慣所襲
唯鄭衛遺體之蔽忽然而聞有太古之上死為之世雅頌正始之
音恍惚茫昧如喪聰如失明有駭而亟走者有西而切笑者有
怒而大罵者叢聚嘲噪萬口應答聲元窮休變而喜前而樂隨
而知者惟柳宗元皇甫湜李翱李觀李漢孟郊張籍元稹白居易

天章數十子而已吏部志復古道奮不顧死雖損斥摧毀日百
千端曾不少改所守數十子亦皆一資附會能窮神畢力效吏
部之所為故以一吏部數十子力能勝日方千人之衆能起三
數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濁於日月渾渾灑灑浸
如江海同於三代駕於兩漢者吏部與數十子之力也今天子
繼明守成道德高厚功業巍然直與唐並今卿士大夫垂紳曳
組森森布列行義超然直與唐比獨斯文邈乎不可視於唐居
上者與畫語言辭織章句如彼畫工不知繪事後素以為質但
夸其藻火之明丹漆之多如彼追師不知良工不琢以為美但
夸其雕刻之工文理之縟載毫釐筆窮山刊不模刻其文字布
于天下以為後進式後進耳所習聞聲名赫奕位望顯盛之者
唯是不知前人有孟軻揚雄董仲舒司馬相如賈誼韓吏部柳
宗元之才之雄也目所常見制作浩麗文詞侈靡者唯是不知
前世有三代兩漢佳唐之文之懿也父訓其子兄教其弟童而

朱研其口長而組繡於手夫天下靡然向風浸以成俗吁無變之者有以待先生也如唐之弊變之待吏部也繼唐之文章紹吏部之志唯先生能先生無與讓先生識與天地相際接李臻古今溫與名節德範人倫師表所謂有皋夔之才伊呂之志周孔之道軻雄之文施之於一國之間和風仁聲油然而洽矣施之於廊廟之上皇猷帝功卓然其成矣而命與才房四十始登一第仕纔得上農夫之祿料不能得居廟堂之上調燮元化訂謨百度堯舜其君仁壽其民也天豈虛生先生於世哉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於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皆不虛生也厥道存於億萬世迄于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辭世教隳壞扶顛持危當相有道先生豈得不為乎仲丘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知果欲有為則請先生為吏部介願率士建中之徒為李翱李翱先生倡于上介等和于下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倚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方百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十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為威英大漢相視鉅唐同風我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止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切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管仲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其之害過於揚墨吾欲入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蓋知其道在已不得而讓也今也道是在於先生先生豈得讓乎介切痛斯文衰道不充力不足不能救世有賢儒君子天下所屬意豈特區區小子切有望乎左右先生留意焉幸甚

寄上蘇子瞻書

清虛居士

某啓遠聞數日頓爾喧煩伏惟公居如昨尊候乃福其方數歲時有先大夫側聞有客聞者以刺來先大夫改容致敬以進客

退而謂子弟曰此蘇子瞻也某時群兒嬉戲指點觀于戶牖間
徒見其偉丈夫不知先大夫之所謂也加之十年後見公子先
大夫坐上知其甚右不可及然默以自謂吾年尚少候其壯也何
有於蘇子其後遇公于陳謁公于徐會公于宋其生加長而智
識漸具始知公真不可及矣尤切自謂曰是豈能異於我哉吾
學之不富力之不勤而已勉強而思齊焉既在賓州人事踈遠
得暇祿以讀書孝文章意其異日庶幾乎外堂焉而已矣公而
公語凡書夕十有九頗識公之臺榭屋宇信乎瞻之在前忽然
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至于論文章一字一音莫不諄諄然反
覆復聲公若將拔其尤而授之而愚且懵終未有以發明者及別
去舟中先書眉但取韓文子以公所教詳而詠譯之似乎有所得
矣未敢為是也然自知有進於曩昔者矣頗念相從時相見必
把酒酒到即徑醉醉則笑傲嘲戲雜以世俗定說不悉從事議
論文章問此故別恨不能已也古之人所以悅來朋而自遠又

汲汲于求師者豈徒然哉今日遂至國門會有大故未有出京
期再見不可約引領馳向如水逝矣不意晝夜公當冷其有志
於斯矣勤以見教誨人不倦孔仲尼之事也可不勉歎音問日
相遠千方為道自重

上東坡論君子小人進用書

賢節先生

恭審上膺聖眷寵靈遠禁密欲惟懼慶自明公和鸞為綬章臨觀天
子天下莫不以未執政柄為恨皆曰國家雖奕世太平然而治
不可忽今災異或降而耕耨不時盜賊或作而郡縣多擾西有
夫臣之夏虜北有抗禮之敵入兵益驕而權益重官益冗而吏
益姦財賦之入非不繁也而國常乏於財法令之更非不至也
而民反困於勢一夫不獲古所憂也今日未暇於賑恤者多一
賢或遺古所歎也今日未及於進用者眾且其名物職于有司
豈非所謂禮者歟而民未嘗被其化備其聲律奏于深宮豈非
所謂樂者歟而民未嘗聞其和不若使明公而天子論道於

法宮出揔百揆於政事堂以講明此等事使天下均受其澤則
又愈於內相之任也亦有識之士莫不以此望於明公而某獨不
然某以謂即日舉步台司與利除害又何難耶然某深所幸者
既遠侍從入居君側明燭小人使上聞正言見正事而善成乎
所習此其為大也某亦嘗妄論天下之勢何世而先君子何世
而無小人惟天子任用何如耳君子之顯也則達君之聰助君
之明使小人深藏退縮不見其迹如妖狐孽獸得晝自伏而自
如苟小人進而無君子以正之則使入君如入鮑魚之肆久而
不聞其臭天下國家幾何而不淪胥以敗乎故魏鄭公李德裕
之言未嘗不再三於此也某每上考往鑒不免乎廢書而歎切
良自古小人之言易順而其進也常易君子之言易逆而其進
也常難所以易於進者豈有心哉大抵揣摩迎合不顧宗廟社
稷一切務便佞而已君子則禍福富貴一信於默定之命而吾
之所以事君者惟正直之德故也今夫臨義而思夷險利害既

戰於宵中雖未教於行豈而其心已貳者此真小人也君子之
意以謂彼既自欺則不忠於心矣不忠於心則何所往而不諛
至於教為事業吐為言語凡以詐而重君者豈可得哉比其進
所以常難也雖然君子之於仕為身計則難然為國家計則不
可以難而廢也國无君子安能國乎某不敢遠引由證請以吾
宋之畫明之往昔仁宗皇帝有為之時天下殆於久安孜孜求
治方欲盡革衆事以脩紀綱而權倖小人皆所不便遂乃造作
姦惡眩惑聖聰卒相與辯曰是非豈能開悟者賴范文正公與
二三大臣有正直之德故也方其始也范相初貶饒州稍徙於
潤而造謗者復在以事上亟命習之嶺南自文正之貶而朋黨
之論遂起杜公富公韓忠獻公相繼罷去歐陽永叔程大球亦
以抗疏論列而道上行及于美受誣都人有一網打尽之言當
是時自來諸公不敢少衰其志相而同心以圖扶持王室則小
人之衆豈不折頭大厦乎今日之盛使聖子神孫益隆其業者

皆賴我仁祖聖明俯回日月之光深思忠義之賜也今主上眷
哲神聖出自天縱承六世之業當春秋鼎盛之時方將慨然願
治銳意有為願治則急於用人有為則希旨者進苟非正直之
士如范文正公之徒以佐佐至化則安可得耶伏自明公踐揚
顯位于今四十年孝優至域其廣大精微者其何得而知之然
天下有公議皆謂天地之正氣首數為漢高祖斬蛇劍段太尉
擊賊笏令皆獨鍾於明公故閣下稟正直之德而獨立不群也
夫民至愚而神合之則智名公既得此至是霄壤間則所謂今
世之君子斷可知矣今歸還清養夫其意者乃使侍金華直玉
堂留以輔助善君有為於天下其當拭目傾耳以俟君子之所
為也噫明公既負正直之德矣其垂紳鳴珮儀形万笏之前指
為人君適治之表使庸回之人望之而不敢親比固賢者素所
願亦卑心之所望者如此也某寒苦顛顛方耕岷峨之下切幸
國家有正直之士而某茅竦賤私喜於心此某所以不敢為觀
願之私慶而深同天下之賀也不勝歡抃之至

上頴濱論治縣士風書

賢翁先生

恭審崇奉術書入參大政伏惟徽慶茲者執事得時而得位其
不特為親戚之私慶而為天下之公賀也何以言之執事歷仕
三朝今主上憂勤蒞政起勅垂於幽閑之中傾心以聽責成太
平則國士之報宜厚於他人矣伏思先帝願治一十九年之用
心今日國論之更張執事皆備見親嘗之固不待天下之士妄
有所獻也雖然親戚之私徒賀不足以盡意致賀不可以无詞
此其不免乎妄有所建矣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雖唐虞之際
猶以人才為難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則為國家者必賴
人才而後治也迨及後世漢唐之治固不足為今日道矣然姑
借漢唐而言之西漢之盛固嘗以經術作人才矣自公孫洪之
進希世用事可不必持兩端使人主自擇惟王谷永之徒習以
成風反覆不情揣合時變一王章不容於時况賢者乎然則崇

經術所以勉之以道也士學於經術而功正之節不立焉雨蒲
風柳不能自持則非所望於知道也當時之士反不如曹參之
於蕭相國何哉切實思之李者方直守專門之學李非自得因
以奪其良資所謂至道之真儒蓋未之見也彼蕭何曹參雖不
李無術然器識宏遠得於固有故其自知甚明自信甚篤以成
其規隨言一之善後之君子不可不深明於此也眷我本朝教
育涵養至先帝純以經術作新天下恩至厚也切觀近者務喜
揣合之論有道之世豈容若稚圭谷永之徒習成揣合之風乎
世有方士僞為白金而半之以銅俗謂之對餽之金也近時以
來行倍伎而以免役兼之行經義而以詩賦兼之既知免役經
義為不可罷何不純而行之豈非對餽之法耶以此類推所謂
務喜揣合之論也無乃上累太母保裕之勤天子繼述之孝乎
勅事審訂公議必已深明乎此輩去揣合之風則蕭曹之勤不
足法焉此其所以為天下之公賀者一也李唐之盛固嘗以賢

良而取人材矣自牛僧孺之進排斥時政遂結李氏之怨八閩
十六子翁以成風又分而為注訓焉搢紳之禍四十餘年不解
然則尊賢良所以勉之以忠也士進於賢良而朋黨之患遂成
焉如左右佩劍彼此相笑則非所望於為忠也當時之士反不如
郭子儀之於李光弼何哉竊嘗思之士大夫方執異同之相詆
誹所謂公心之大旨蓋未之見也彼子儀光弼雖進於武士然
皆釋去私讎以急公家故能同心協謀卒復王室後之君子不
可不深明乎此也眷我本朝任賢去邪以底熙洽之盛至仁宗
時明五賢一不肖之論先帝納忠將大筆德至渥也切觀近者務喜
排擊之論清明之朝豈容若八閩十六子之徒翁成排擊之風
乎祖宗深仁大德罪疑從輕未嘗以三罪人況夫平居詩文之
疑似如告訐蔡新州者耶以此類推所謂務喜排擊之論也無
乃使朝廷政刑失舉立生兩宮之疑乎執事審訂公議亦已深
明乎此輩去揣合之風則郭李之功不足法焉此其所以為天

下之公賀者一也區區懷此久矣惟執事察其言因得其肺腑
焉夫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今日天子方當不言之際
則執政大臣代天理物者也猶之元氣行於混沌之中何嘗有
心於亨毒哉苟惟違而無私然後成天下之大和動有所偏天
異作矣勉進大勳以福四海尚祈茂對大時為國自重朝僉有
禱寔天下之所同願也不宣

與東坡手書

賢節先生

即日伏審捧閱自適之餘亦復篤言垂訓否公當斯時方將歛
德自藏與道同隱則著書立言之事其不當問及是也雖然切
願有叩於左右夫聖道東海也公之文四瀆也浩浩乎渾渾乎
其源之來長濶而無雜則是有得於孟子之粹涵空萬頃而行
地中其氣之雄深自然有得於子長之奇千里一灣万里一
而無苟御奔放之患曉煙夕月四時徭潤澤之景而無揚雄
苦之癖至於會百家之異流經緯天下澤及万物雖支疏灌既

亦足以起豐年而其用卒歸於仲尼之意故能卓然明道去邪
說之乱真也自元豐來先帝患文章陋甚幸公投散扶衰黃晁
秦張輩從而和之士方回悟而又變取士之法矣其門人也君
子愛人之心必有以教之使審是而知其歸則巧求善誘之言
今不可懈謹繕寫近所為文一編附獻非敢以為文也藉為求
教之資而已万里尺書遠意難及引企誨語凜雪以冀不宣

與楊中立先生書

陳了翁

德齒之論出於謙誨益增向仰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也生乎其先者世不師焉則後之可畏者鮮矣故人不
可以無師而師不可以好為好為者情也情不可以不正易之
師曰身正也孟子曰樂則生矣故未樂不可以言生不貞不可
以為師樂管亂憂饑溺其生一也易地皆然然乎其貞爾幾身
則利貞致我復而射之非人其可乎仁者人也先生之為人
方樂而未嘗憂其藏也不可慢顯其所晦獲可必也後生初筮

安可昧此其欲以是徧警之患舌之短耳其音也動憂其身進
不知止先生分別纓閉以易其過愚不肖者初執所是不能自
易而先生以一言易之切謂某等輩老而未與見皆當學易於大
君子之門而况於黑疑之士乎先生以為如何郵宋相去數千
里無由會面臨風悵然

上橫渠先生書

芸閣先生

某啓近得伏見門墻累日待坐雖君子愛人無隱賜教諄諄然
以不敏之資初進大學恐不克奉承以負師訓拜違而來夙夜
聳懼屬盤桓盤雍並日初始還敝邑踰月之久不獲上問當在
矜照

上橫渠先生書二

芸閣先生

某稽顙再拜前日往哭太博之殯雖得見于次以未終親喪弗
克叙吊至于敷直執紼又不與事誠心痛恨殆不勝言拜違未
幾春朔日不審與莫感慟氣力何似某還公執喪苟坐如昨不

願念卹每見先生哀教至隱不獨系於私愛其雖不得切與聞
焉反求諸心猶不能處先生者艾豈易勝喪去至既沒道有所
在雖慶與有命亦當天下同憂敢祈即抑自重以慰士望不勝
區區之願謹奉疏不次

上橫渠先生書三

芸閣先生

某啓天道性命之微承學亦以嘗以所聞反求所自得自謂無
足疑者方將勉學存養之道而已屢蒙待問致思以求亦未之
得雖然彌堅豈能遠達大懼學不加勉未見所疑惟先生見愛
之深敢望略與問端使之詳到則疑否可矣煩瀆視聽休湯之至

與胡先生書

李直講

觀再拜先生胡君只下康定初被瘡相別後二年自京師歸中
道曾寓善今又四年雖不有教誨而衣冠往來每知動靜俗衰
禮壞用力者鮮先生發憤叫呼手提古道以故障未流使東南
之士有所模法其功用何如哉觀於先生密卑德薄然其所至

心何言不在天下國家故聞先生之風騷虞詠舞唯恐其舉之不
不高馳之不疾也苟有聞見敢不盡愚於左右伏念曩者為會
以羈放迫促聽言觀行什不一二慕賢之心且醉飽矣至於紙
筆之間所以割今而垂後者尚未得請近到弋陽乃有以先生
所著文為惠者喜而讀讀而疑謂非先生之辭或者年少時作
漂流人間而不可追者乎不然幸察其區區切觀原禮篇曰民
之於禮也如獸之於囿也禽之於紕也魚之於沼也豈其所樂
哉勉強而制耳民之於後縱奔放也如獸之於山藪也禽之於
雁翔也魚之於江湖也豈有所使我情之自然爾去云翮不敏
大懼此說之行則先王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將以聖君賢
師為讎敵寧肯俛首而從之哉兵之於禮既非所樂則勉而
制者何狀君而師之教也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強人之所難也
而君欲以為功師欲以為名命之曰讎敵不妄也且制作之意
本不如此唯禮為能順人情豈嘗勉強之哉人之生也莫不愛

其親然後為父子之禮莫不畏其長然後為兄弟之禮少則欲
色長則謀嗣然後為夫婦之禮爭則思安患則恃救然後為君
臣之禮童子入所慢也求所以成人然後為之冠禮愚者人所
賤也求所以多知然後為之學禮死者必哀之然後為之喪禮
哀而不可得見也然後為之祭禮推事父之恩而為養老之禮
廣事兄之義而為鄉飲酒之禮凡此之類難以遽數皆因人之
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耳有是情而無是禮則過惡襲之情
雖善未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兄弟之禮廢則
弟將失其悌夫婦之禮廢則夫將失其義君臣之禮廢則人將
失其忠一失之則為罪辜為離散向之所謂情者雖積於中安
得復施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把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其大
略如此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弟以忠以義身名尊榮
罔有後患是謂獸之於山藪鳥之於雁翔魚之於江湖也燕禮
者不得遂其情為罪辜為離散窮苦愁怨弗可振起是謂獸之

公固鳥之於鮒魚之於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
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蚩豕如蟲蛆
何不亦之甚也幸深思之萬一愚言可取則願告于不知禮者
曰無近於固汝有山藪無從於鮒汝有雁翔無入於沼汝有江
湖云耳則先王之道庶乎復用天下之人其仰聖君賢師若司
命焉又觀送程令序序言公之縣令不得其人而其末一句乃
曰與家君有什後之契如是則尊公亦今之縣令耳蓋文之大
病不可不察若尊公之治有異於前之云云者願少稱述不然
則削此一句以存有隱死犯之義甚善某非好辯者願先生之
文學者所信一有玷毀為患不細故敢陳之惟以情恕未相見
千萬自愛某月某日時江李其再拜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

書

師友問答二

一蘇子瞻書

稼章先生

庭堅再拜庭堅齒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故嘗望見
眉宇於衆人之中而終不得備使令於前後伏惟閣下學問又
章度越前輩大雅豈弟約博後來立朝以直言見排由補郡縣
工課家可謂聲實相當內外稱職凡此數者在人爲難兼而閣
下所蘊海涵地負此特所見於一州一國者耳惟閣下之淵源
如此而晚季之士不願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能則非人之
情也皆使有之彼亦用心於富貴榮願日暮計功道不同不相
爲謀則愚陋是已无好季之志詭詭子既已知之者耳庭堅天
幸早有聞於父兄師友已立乎二累之外然固未嘗得望履幕
下則以齒少且賤又不肖耳知學以來又爲祿仕所縻聞閣下

之風樂承教而未得者也今日竊食於魏會閣下開幕府在彭
門傳音相聞閣下又不以未嘗及門過書斗筲使有黃鍾大呂
之重蓋心規則千里晤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
者也故敢坐通書於下執事夫以少事長士交於大夫不肯承
賢禮固有數似不當如此恭惟古人之賢有以國士期人略去
勢位許通書者故切取焉豈非閣下之弟單素處顯何時不
可直不敢也仰恃知察故又作古風詩二章賦諸從者詩云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心之所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不得於
今人故求之古人中自為我並世而能獲我心思見之心且如
何哉詩云既見君子我心焉兮今則未見而寫我心矣春候稍
冷失宜不審何如伏惟以道自重

上蘇子瞻書一

豫章先生

庭堅再拜自往至今不承顏色如懷古人頃不作書且置是書
即日不答何所伏惟坐進此道以聽浮雲之去來客主不給伏

曠尚可堪忍夫忠信孝友不言而四時並行晏然無負於幽明
而至於草衣木食此子桑所以歌不任其散求負我者而不得
也且聞燕坐東坡心醉六經滋味糟粕而見存乎其人者頌上
訓傳以俟後世丁雲安得一見之暇傳得寄子由詩恭儉而
不迫憂思而不怨可願乎如南風報德之絃讀之使人凜然若
手足之愛欽仰欽仰公擇莘老頗嗣音否師厚詩語氣益謹嚴
極似鮑明遠但因來不多復未果錄寄耳比以職事在山中食
筍得小詩報上寄一笑旁州士大夫和詩時有佳句要不滿人
意莫如公待我厚願落筆思得伸紙疾讀如老杜所謂一洗
萬古凡馬空者朝夕須報惟君子之四時体道一致神明互相之

寄蘇子由書

豫章先生

庭堅頓首再拜誦執事之文章而願見二十餘年矣官事勉繫
一州輒數歲迄元參封之幸每得於師友昆弟間知執事治氣
養心之美大德不踰小物不廢沈潛而樂易致曲以遂直欲親

之不可媒欲疎之不能志雖形迹闊疎而平生咳歎如千載寂
寥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而動心者然惟小人不裕於孝方羊塵
垢之外撲出无所可用既已成就雖造物之鑪錘不能使之工
也得邑極南幸執事在旁郡且當承教為數千金良藥使錮疾
少愈而到官以來能薄不勝事劇陸沉簿領中救過不暇筆墨
不足以寫心之精微故每欲作記而中休時因過賓高安行李
必問動靜以其所言參其所不能言承典司管庫之鑰率職不
怠讓壁恨貧舍者爭席良以自慰比得輟伯氏書詩過辱不遺
緒言見及故不自量非薄輒承請左右敢問不肖既全於拙矣
於事死親疎不了人之愛憎人謂我朱愚非所恤獨不知於道
得少分否恭惟聞道先我為世和扁有病於此初固聞而知之
因來尚賜藥石之誨抱疾呻吟仁者哀憫向令不知弊方何如
強飯自重

寄蘇子由書三

豫章先生

流落七年蒙恩東歸至荆州病幾死失一弟一妹及二弟二子
孱衰氣索非復昔時人也性本疎懶鞭策不前以是未嘗得聞
動靜忽奉十一月二十四日所賜教存問鄭重伏審憂患之餘
台候安健慰亮量端明二丈人物之冠冕道德文章足以增
九鼎之重不謂遂至於此何勝殄瘁之悲况手足之情平生師
友之地奈毒剗割之懷何可堪忍奈何所賴諸子皆有所立而
季子文文幾於斯人之不亡也庭堅病起荒廢恐不能辦事欲
引去而未敢太平遂請義魚往來夏秋間若病不再作尚可
祈見先階承教臨書懷仰

上蘇子由書三

豫章先生

伏承端明二丈寵愛有期天下失此偉人何勝墮涕石刻得三
丈論撰無憾矣不審幾時得刻石託誰書丹若夫有人不肖輒
為託名其上若自有人即已矣力一不用書則用家弟尚質所
篆蓋別託一相知人名可也庭堅三兩日即挈舟下巴陵出陸

至雙井六月尔至即令家弟書家舞至荆渚二月未可復來也小子相妻石諒奉議之

與大蘇書

死丘先生

昨日款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寶十四國周不在數固元足疑并吳為十三而下數吳者切音攷之吳比諸國見於表最晚曾成六年當吳壽共元年始見於表然吳已有國十餘世矣遷不自共和而叙年向諸國一既叙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世而不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為譜自壽夢以後出家每世輒載其即位年數年既可考故自壽夢表乃見之尚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倫但如附建故止謂十二國其序自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為譜耳而遷於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之僭何有輕重遷遷進楚

而退吳何也考其本未理似應爾不審元是尚合便俟來教

與大蘇書

死丘先生

昨日奉教賜下情感激唐六臣傳前略得聞教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為史者不得少有抑揚夫无抑揚褒貶何用為史願所以抑揚者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為唐大臣墾國而輸之賊北面而事之為史者曰汝唐臣也无巨梁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无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史記而中有一卷忽謂之唐唐非五代也標卷為唐於史之名似不順耳雖不立兩尚可以展厚也班固書有後漢書范曄書亦有前漢書某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尤為无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耳若魯春秋中忽有一篇為後漢則事以難行不容以爲如何此亦小不至者不當反復致論姑欲受教耳

見明道先生書

龜山先生

某鄙亦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切冀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

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畢見未能灼知古人大
躬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
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才未能過人耶特以先
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序之
法廢故家遺俗隨以頹滅幸而有孔子者出焉振先王已墜之
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將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彥師之過
商之介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間所未聞見所未見而
遺言余行自有後世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
小補之哉自秦漢迄于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且士見於其持不
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
豈其才皆不迨古耶徒以先王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
今校古則學之輕易又可知也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
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无非禮樂之間則其學
豈不易致邪宋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紛錯互所故

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縱橫曲折駭然莫知所之非有
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
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歎其嘗悲夫世之人自蔽其學
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此以
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已潛釋
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也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書
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後矣
此區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
供洒掃於門下則千方幸甚

美伊川先生書論西銘

同前

某切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
於孔子者多矣雖顏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
耳至於仁之弊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
盡最親無如此有然亦体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

孔孟豈有惡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
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无父豈墨子之罪邪孟子力攻之必
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
弊正謂此耳西銘之書豈發明聖人微意至保然而言体而不及
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些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
歸罪於橫渠也其切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一得
言推明其用与之並行庶立孝者体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
橫渠之孝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者所能窺察然所疑如此故
輒言之先生以為如何

上蘇公書

後山居二

師道啓教從還辱書伏承經筵起居萬福師道奉親如昨惟方
託此頽復爾違闊不能不動念且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
相別亦不為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
別之難也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為

別至其遲莫數更離合又以為難此蓋志與年表頽影借日畏
死而然耳謝大傳嘗謂中年以來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
江海之士違世絕俗乃其常耳願以別為難者豈酬於富貴而
習於違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安能
完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久而後知誠如來
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范文正謂王荆公長於知
君子短於知小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
謂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
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
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夫君子无弃人巧智之士亦非可弃
以為手足可也耳且不可况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
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難况同之乎
无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
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

耳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末疾偏廢不登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也常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為戒也不審閣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奉刻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頗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世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盡爭之耶爭之豈能及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已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樂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

下車取衆人之一快耶切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効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廷重慎不勝區區師道再拜

上蘇公書

濟北先生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士公大人服冠劍而坐席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垂制万物役使群動者有道而窮崑深林長嶺遠引之人所以為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郊洙泗之間老幼序于席堂文別于途鄉飲時祭執邊款王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序鳴琴擊鼓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為治家自為法矣德禮之所全刑政之所厚山川之所產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絕而禮合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群起而乘之駕絜梓之文張詭恠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為列寇莊周詆前言往行而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為賢而為首知韓非義冠博帶高談乎

年百一

下

九州之外闕大而無經文具而難施而為鄒衍鄒奭微詞隱語
滑稽不窮其浪迹若高其象而若卑而為淳于髡稷下學者伏
車結駟東奔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菑秦甲不得下田谷而
為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接人之膺義不返顧計不旋
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為荆軻聶政蓋先王之道披猖殘裂此其
極矣而秦漢已降又有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
野土厚而水深故民朴而少文齊北有勃海南有瑯琊魚鹽貨利
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脅其道西
交舟車之所交會長甲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墉北
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故其民徒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
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閭楚
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
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
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

者其來有漸也其不佞嘗切歎此夫有蓋天下之名而方可以
服天下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蜀下布衣羣
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轍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向風而
交馳可謂有蓋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碌出鋒吐氣無
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下之所為望而化者非
閣下而何哉昔者文翁入蜀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
雅之可好常衣一治聞而聞之人感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
於途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琴
下亦既知之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袖轉於末流望
冠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見薄誘之以言彼孰不油然
喜翕然變哉故某將首為吳人慶而以為天下有望於閣下而
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有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
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吳而某亦侍親從官於吳也故
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蓋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加善而

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於衆人之後以幸
君子之知而不自慊某雖不能亦閤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
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輒敢進其說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
而少進之

再見蘇公書

同前

昔者嘗有言於左右而未獲奉教不敢進亦不敢退輒復俯心
下首因門下人以求畢其區區之說而少試其愚閤下容察之
某少驚野不喜李及冠非有聞於道德也願嘗自信以謂尊其
所知則明而狃於所習則昏一逐纖縞而鬻狐裘入楚市而為
秦語人皆笑之自以為得也雖然不佞生十五知讀閤下書閤
下蓋嘗自謂李出於孟子矣孟子之學以詳說者為說約而執
中者為近之遠以知天事夫大以觀海之濶而近取於牛山之
木而小得於食槁之蜩兼噴雜舉而會歸于理則其所統者可
知始某不能識閤下之心而切觀其為文章重敢決旁肆揆茲

呼吸陰陽出入鬼神愕然莫窮其指意之所歸伏而悸仰而思
恍然若目之所常聞而未悟每暗而不識者而皆會於吾前又
如入深山行大澤以觀風雲之相遭奔騰交會竄真晝晦搖川
震谷蹶木拔屋忘其歧道之所從城郭之所向而頃之雷止兩
息光景復開則四海一色物象皆還矣以是察閤下曾次千態
萬變不可殫極而要以此紫紵曲折交貫于理然後知閤下之所
為自許者不誣也天下之士方且爭雄鬪妍自立門戶則雖有
服天下之名而信閤下之實者又烏能一識閤下之心舒而博
卷而約者哉夫羊名於朝爭利於市朝之所貴名之所趨也市
之所趨利之所聚也某誠欲有求於名耶則今王公大人高門
垂箔躍馬疾駘言語咳唾足以榮厚後生者皆可柔轂而乞親
攜壺而乞於也誠欲有求於利耶則非特陽翟之大賈漢蜀之
野人其智皆可相其術皆可傳也於此无所爭乃獨俛俛然欲
抱其所知以求伸即其所慕而願師其言名數過於將吏而足

兩及於君子之庭閣下察其之獨何為哉夫冠鷄珮豸之由貨殖游說之賜生異鄉識異趣而使不得夫子而為之託則才不才固不可議也是以司馬子長積怨教憤思附青雲之士者豈虛言也某不佞切眷眷於是矣夫九九之術非可以推天而測地而五金之骨非可以越隙馳坂也然齊侯納之燕昭而焉何則蓋因小以來大借虛以招實取有人焉其季既不為九九之賤而其質又不為朽骨之无用也而終已潔誠以求出於閣下之門不識閣下其庸何說以拒之耶必曰待其從容也而後盡其聲則其猶將外堂季一木而叩焉

及第謝蘇公

同前

抵荷寵光出於已分既愧且懼不敢為榮昔齊主父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相與排擯不容於齊西入關資用乏諸公賓客頗或厭之乃上書闕下一歲四遷主父因言削諸侯徒豪華或意其太橫主父曰臣結髮游學阨日久矣吾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請史記至此以謂士窮不見遇發實感激自食可也而倒行逆施則為非計私自誌刻雖窮不為蓋補之始拜門下年甫冠先人方強仕家固自其在門下二丘所望於左右不曾為今日名第計也自吳歸魯先人謝世家四壁立偏親需養婚嫁日逼少習慵惰不能作業念死以奉朝夕束書薄游為苟且之圖分外得之粗飽為幸夫畫虎類狗既非本心而轉衣為裘則所不能肯望之不肯碌碌而反抱閔者夫豈得已補之敢不益自檢束期終教育之賜蓋拳之心言不能數惟門下裁擇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
書

師友問答三

與雷夏柳令書

雷夏先生

某嘗讀易至叙卦曰旅人無所容則受之以巽謂其必婉辭詭
類以取容於世也斯亦古聖人垂權道於後代矣其獨以為不
然也夫子歷聘七十二國餓陳畏匡是亦旅人窮躓之極者耳
遠害之外詎隨苟容至於對壘公袒豆又得為巽哉今之學夫
子之道者得不思迹其行坎其笈丈走天地間亦今世之旅
人也然未始不抱耿介之節投僞儻之士雖窮且躓弗渝于心
何哉苟以權豪為利儒雅為戲酒馘迭餌弊帛大費憧憧往來
非富即貴如此者雖朝奴其顏暮婢其膝以巽於彼彼其納款
其弗納也明矣苟以道德為心仁義為友短褐無媿藜藿美其甘
匪直匪賢不締其分如此者雖恃其竒抗其節以干于彼其拒

數其弗拒也又明矣是知為旅人者在乎道不在乎巽其抱道
自勵介然獨居向非履古人行為君子儒糠糶權豪膠漆仁義
者苟過門必唾而去為肯巽以取媚哉未知明公以其為何人
也明公在江表時舊布衣于明主陳利指害排姦斥邪據彈糾
之司為邦國之準正辭直氣聞于四方國之將亡先見其昧天
之所廢力不足支全身亂邦委跡外邑彼塞門汎湖者豈獨美
於前世耶今來宰百里之邑食五斗之米非足以伸明公之壯
圖展明公之大志也國家并汾已平則藟從而可取是以將來
封禪之草築太平之基明公又得以宏略偉才復用於世然後
攻討得喪駢羅廢興致一人於堯舜躋兆民於富壽是以明公
屈于危邦而伸於聖代也其為兒童時孰知明公所恨者滔滔
大江天限南北耳滿彭蠡目遙清塵跡來岐路三舍門墻數仞
命駕之心朝夕擇澤且敢輟採蘭之役冒暑而來所謂抱取介
之節投個黨之士其在今日哉納之拒之係明公念謹以書文

丁卷隨書上獻視事之暇光覽為幸不宣其再拜

與富監丞書

晏元獻公

云歲連得報中書并劉夢得崔巨蔡宗師諸石記尤慰傾想所
論韓柳獨孤權劉之文甚善僕為郡以來簿書刑訟之外益得
暇閱古人集自謂粗得其要今試言之古人云名者天下之公
器也其少時聞群進士盛稱韓柳茫然未測其端洎入館閣則
嘗時為賢方習聲律飾歌頌謂韓柳之迂滯靡然向風獨立不
昭白正二府罷辭職乃得探究經籍稱量百家然後知韓柳之
獲其名為不誣矣近來研誦未嘗釋手若乃扶道至教剗除異
端以經常為己任死而無悔則韓子一人而已非獨以屬詞比
事為工也如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轡三古下籠百氏極萬
變而不諱會衆流而有歸適然沛然橫行闊視於綴述之場者
子厚其人也彼韓子者特以純正高雅凜然無雜乃得與之齊
名且心也兼該博馳騫奔放則非柳之敵況他人哉獨孤權

劉或及其門或外其堂未可以造室也然後之學者但常揭厲
其仰就之所安不必索強模寫失其天質壁畫之工書鍾王衛索
得文數篇以所寄路記校之即已有者崔巨之郇公遺愛碑
比禹廟記真所不造然往聞者宿言孫漢公嘗云有唐中葉之
人雖名不著者比之五代國初之文亦頗為優此誠知言宗師之
作乃好古之過矣安有是哉安有是哉其他俟異日面盡其述

與柳宜論文書

夏文莊公

其嘗聞之於師曰文章盛于三代先聖刊為六經春秋之外則
戰國策國語迨於史漢詩書之後則荀孟尊仁義之流離騷振
章句之秀兩漢去聖猶近故文壯而氣雅魏晉世態滋弊故詞
奇而理駁由齊宋而降格調輕靡李唐龍興世有良士雖體不
諧古而氣梗文潤其後國政陵遲文亦旋弱五代之亂幾不墜
地然則文体公華各存大略記言載事必簡而不誣脩辭措意

必典而無雜訟諸子則削楊墨之迹談正經則賤緯候之說刻
碑碣則紀事而述功銘盤盂則因器以垂戒賦詩而婉美詔言
壯詩清而遠振采當峻論議則酌中庸以折理序傳則約史策
而記述美辭施於頌贊明文布於牋奏詔誥語重而体宏歌詩
言近而音遠當標義以為轍設道以為轡使虫信駢于其前規
戒揭于其後然則可以謂之文矣故其常伏膺斯說以為近于
述作今得執事陶情歸道二集伏而讀之始恨其師授体裁未
至何則執事之文詩采飛動瞻之垂近而忽然復遠滄淪滉漾
若江海之漲溢燦煥焯焯若花卉之彩貫見之者望其波濤美
其丹青而猶不暇其誰能知其何以使之然哉故後進者欲師
之範之而不能及皆未知何以奉教

與文正范公論師魯行狀書

韓魏公

其啓辱教示及之翰所撰師魯行狀俾附永叔作誌文讀之思
其人悲咽不能勝觀所載事又有與聞見殊不相合者大以為

疑及爾尹氏姪子辨列則皆某之疑者於是釋然而無所恨而喜尹氏有人矣其甚善其憶公前書道師魯將以時公亟往而謂曰師魯平生節行當請歐陽永叔與相知者為文字垂于不朽師魯奉手叩頭曰尺矣其復何言其又嘗接師魯言以為天下相知之深者无如之翰則於紀述之際宜如何哉今所誤書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說皆以實書之則行狀與墓銘二文相戾不獨惑於今世且惑後世是豈公許死者之意果可不朽邪之翰果能相知之誠不負良友邪嗚呼師魯有經濟之才生不得其所蘊請非其罪而死又為平生相知者所誣以惡書之是必不瞑于地下矣實善人之重不幸也且前賢行狀必求故人故吏為之者不徒詳其家世事迹而已亦欲掩疵揚善以安孝子之心况無假於掩而反詳之乎夫生則賣友以賈直死則加惡以避黨此固庸人之不忍為豈之翰之心哉但恐不知其詳耳然不知其詳而輕書之以貽今世後世之

惑使師魯不瞑于地下為交友者不得無過今聞之翰領江南濟必已難安陸願公不以千里之遠速以行狀附還使詳刊舛之說悉刊其誤然後以寄永叔必能推而廣之使師魯之行實傳之光顯垂于無窮則公之許死者是謂踐其言天下忠義之人皆有所勸公之名德益重於世矣幸甚幸甚

寄尹師魯書

蔡端明

某頓首上師魯十二兄去年春平涼之役官軍失利師魯時為經略判官兵事始末宜得其詳若取傳者忠死而毀尤可哀也初朝廷優傳以諫議大夫而官其五子於是浮誇興焉謂傳道諸將進軍以敗行賞過厚衰切以諸將多失官而進退之令宜有所從出傳之官微僅為其部督運糧饋委積於勢安能制迫諸將哉借使與謀於其死也不猶愈於臨危苟免保寵自安者乎然談者藉藉徒以私智稱度無所依据莫之關也及謂生還家造辭參政晁公方以西事為念稱歎

沒者之忠節因言耿傳始以書勸諸將勿輕進兵擇利而動諸將之議不一遂戰而沒裴乃知傳之所以死者明白無疑也道中作耿諫議傳報書一通寓于歐陽永叔以表歸京師則見者多矣是非或參焉然裴所以云云者非特其傳之謗抑亦為忠義倡也雖群非元媿況有是焉者邪近有師魯者憫忠辨誣二文其辨誣一篇為傳裴也雖未得三書以觀而推迹其名之所謂從可知已或曰師魯與耿傳同事西鄙相得其厚不宜作文以辨蓋類天私為者裴對曰誠而無私君子之至也以嫌為避歷硯者之為也誠而無私也者不以親疎置於其間唯其公而已矣以其相得之厚嫌而避之反乃私也且疎者不知而知者不言則死者之志於何而明哉或者遂解師魯居喪河南時為留守從事始識耿君其為人存智勇敢固已推重石天道德則交漸靡之今者奮然惟義之血而死焉不避衰以是自疚於知耿君為未至也嗟乎侏節殊處適以招毀甚哉世之人莫肯

與尹書記第書

六一居士

樞夫善也唐安祿山之亂顏杲卿陷賊支解中橋至死罵賊不休而小說者以杲卿前已向賊既而悔之就令杲卿始向而終悔何為仇賊之堅如此万万無是杲卿忠烈貫于幽明而垂之無窮而好事者加誣之亦何種人也觀古之人遭誣常為之痛憤况親識其人而審其故得不為之動心也頃見師魯為耿君作其先君墓銘其祖蓋亦死國者今錄其傳以往增補之並辨誣篇還以為航幸甚

某頓首師魯十一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俟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奴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督會長者有札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託託君既因書以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公泝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間一百一十程纔至荆

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孰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
郵止兩程方言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曾過襄州
計今在郢人矣師曾懽感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
處之如何莫若相尤否脩行雖久然江湖昔昔所遊往往有親舊
雷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
米麴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芽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
日因叅轉運作庭趨始竟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曾簡中言
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
史不復疑也然師曾又云聞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
蓋已知其非君子發于極憤而切望其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固
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
曾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及
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
見吾輩作此事下至龔門老婢亦相驚焉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

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
不慣見人事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又矣往時時時各鼎鑊
皆具身斬人之物然事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
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
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言後世愚懦者使之事有當然而不得
避尔非以為奇事而誇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
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
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湏言然師曾以脩有
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与予在楚州談禍
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
之之心也又嘗与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
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
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
慎勿作感感之文師曾察脩此語別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

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在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
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
只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勳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
有一路只數日可至鄂白頭奴定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
宜其頌首

與尹書記第二書

某頓首曰荆州得吾兄書後尋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候
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
能飲七五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
酒矣不知師魯為况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為少事且遣
伊入京師必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
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
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
躬親又朱公以故人口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下到闕門

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
蓋是道平務要卷多若今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
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躰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
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師魯所撰在京師時
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
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為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
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為紀傳今欲將梁紀
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為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
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
寫出分而為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
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
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
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賈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云

荅吳充秀才書

同前

脩頌言曰先輩吳君足下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
君子萬言之多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肅然
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悵悵莫有開之使前者此
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
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為重力而後
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貴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入而
問焉者歟夫學有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
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
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
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
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
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自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
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室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

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
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孝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
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
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无不之也先輩
之文浩乎沛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
止焉蓋苟可至而不難也脩孝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
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而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

與石推官書

六一居士

脩頌首再拜曰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羣
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
操察未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書曰尚
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時人相接尤寡而文事者无日不聞若
幸使尺識舟上之人則公操之美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
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

情耳若聞如足下之書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
手之樂也夫以不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无情者
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耳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為可憂
也近於京師頗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聞世之意皆
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
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卒語須相見乃能
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君
賦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發然不可
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問乎
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
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
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孝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孝莫如楊
雄亦曰如此然五尺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
乎君子但為世之庸人不合耳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友棄之

孝世斥以為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况今書前
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况天
下皆非之乃獨為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向謂公操能
使人善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
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无誑動謹
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孝舍以教人為
師而反翠然以自異願孝者何所法哉不幸孝者皆從而效之
足下又果獨為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
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為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宜同
子弟歐陽脩頓首

與陳希亮書

富文忠公

家東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遊耳取素封拔茅茹文為辭以
其事因及治亂之道率由君子小人而致百暢而辭氣勁而
志堅上發經蘊旁照時弊發書讀其文章之偉妙復謂僕異

時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此足下待僕之過然似有疑僕臨
富貴不能守初節乃以忠義見勗於是不可无報足下試聽之
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而敷其末隱
其源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源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
作之大要也凡今之人觀書者不究其本詳其源惟末流是習
是故不見聖賢之心所存矧又未盡末流之孝隘近淺薄爾為
小人謂讀書不為人專為己也於是以前爵位為梯身之具而忘乎
其君以祿利為肥身之資而忽乎其民然尚有未能梯肥其身
者則又蹈捷急之徑趨邪枉之門貨賄公行交結相尚于茲乃
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貽後世之誦而不顧也僕謂市
販之貪奴隸之猥亦或取而不屑為而彼人者洋洋自為計
得己之勝吁可哀也僕不佞自始讀書為孝必窮其本源不到
聖賢用心處輒不止到之然後止尔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
天地生人于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為君長者不能獨

治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而共治其人人
既和天下无事於是君巨處其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為報
也是知古之孝者為人而不為己也古之得位為君與為佐者亦
不為己為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又曰天生聖人蓋為万姓不獨使自娛樂而已矣夫為君者尚
不肆不得自娛樂為佐者反得以爵祿梯肥其身而忘乎君忽
乎民哉又可朋茲附惡為市販為奴隸之所不為哉是故古者
聖賢得其時假乎富貴之位以所孝之道施于當世之民不得
其時則其貧其賤亦以所孝之道著於書以教後世聖賢之心
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既才僕而吾之疑而勗之是果相知
乎噫僕視富貴為何等物處之設君相誤處僕將持所孝發時
之未治告吾君與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為富貴者
真富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能得得之不能久也苟不用吾說
不能以所孝康吾民僕當亟弃富貴不啻脫屣墜甑還吾貧賤

著書彙道且安能障吾教後世哉僕自斷如此復何若而移吾之節哉僕之性其節且謂如日月著于天蒿衡植于地日月可隕書衡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死其節與死偕也捨是必未至為交游憂足下諒之所示辨劉牧鈞隱圖泊制器尚象論皆精絕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日僅見闔域其本不以復時一覽以紓僕想望之心

與張之翰書

同前

向蒙足下以所著兩篇踵門見賦詩麗賦的論議甚健采駘目鏗戛盈耳三復研味略不見疾玷筆力道茂信文辭之戈矛歟異日足下持是以與群進士戰且韡之以勇則何往不克也多賀多賀又先以長牋為導辭謙禮謹若見公卿大人意謂彌足以駕我之說游聲於士大夫之耳彌庸固凡近不甚為聞者所諒茲何足以堪之今夫享巨名食顯祿者森布於上希聲一發羣響肩應足下不遠數百里自蒲津遊然高李集於洛浹以

求贊譽不於彼而張屬於弼所謂假視於首而問津於迷者也其有獲乎般函次西古天子之都雍時大率為輔郡夫文章聲教源於京師然後漫散四出雖邊鄙之地亦久而蒙潤况為輔郡者易於浸漬也故漢唐之際關中文士往往為天下表自汴為京師南走淮江荆浙甌閩西至關隴秦蜀皆不減數千里而關猶差近近世以來南方之文日盛若不與王國相遠今有位及在真籍以文學得名者責其人多去淮江荆浙甌閩也自關而西則無聞焉何文風不競以至是乎豈遠於京師文物所罕及邪夫不使西之人有文邪人有利鈍邪弼固敢知也足下性俊才茂有志於學就西人求其比蓋鮮矣苟孜孜匪懈日新日日新則與南方之文又度越之奚難哉西人之文不振久矣嗚乎足下其振之可不求而得勉旃無使東南專美於時弼既服斷憂如有封樹之勢聊復一二遙面方悉弼頓首

與范景仁書

司馬溫公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云心
乎愛矣不謂矣言人臣不以踈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
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禁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
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其賢何人明主以為臣景
仁以為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為官其又何以嘿
而已乎其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
卿大夫以傳之其向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
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若
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歷膽
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坐之前明主或加聽采自以聖
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其退就鼎鑊如蒙誦職此其之本心也
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磧於滄海之中莫有知
其所之首夫以即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于天下而某
之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聞聖聽則某所言是邪

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弃置曾不誰何此必
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閩之深或弃或遺不得上通也古之人
有奏疏而焚藁者蓋為言已可施行不可掠君之美而為己功
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藁則為不言何異哉某用是中夜起
坐涕泣沾襟切思當今朝廷諫諍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
又周旋日久知其素心者惟景仁而已某之言不因景仁以自
通尚誰望哉且景仁以為天子耳目之臣得某之言傳于明主
天下固莫得也某於是輒取所上奏藁獻于左右伏冀景仁察
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為明
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志祖宗光
美之業及乞取其所以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舍可矜可
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而無所告
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
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某

官於千里之外為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某皆在景仁某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悟明主成至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某之幸也

與王介甫書

司馬溫公

某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其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待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諫不敢不勉若乃便嬖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為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某向慕之心未始變移也切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

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眾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暮年而士大夫在朝及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切切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某切意明下之士方日譽盛德而贊勳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元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其則不然忝僉交遊之末不敢苟被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无所不至某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賢者不

過輕租稅薄賦歛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嘗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李稼孔子猶鄙之以不如禮義信況講固善且未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耶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圍視銜鬻爭進各鬪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失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轍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

書曰民不靜亦唯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貧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歛民錢雇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志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至者无過周公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嘗无過未嘗无師介甫雖入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善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

疎諂諛日親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
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皆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
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遠子馮為楚令尹有寵
於遠子者八人皆无祿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言之
遠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
有記月有成歲有攷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文攷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
明相蜀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蹄而獲珠玉然人
心苦不能盡唯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嘗
自校簿書主簿楊顯諫曰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
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豕司晨犬主吠
夜私業无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

疲神勞終无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鷄狗哉失為家主之法
也孔明謝之及顯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日徐原有
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持有得失原
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
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伏復
於何間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
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兀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
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某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
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
議事於人主前如朋黨爭辨於私室不少降志氣視斧鉞鼎鑊
无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
而礼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艱然加怒或
詬罵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

此而介甫拒諫乃尔死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使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某所謂自信者本厚也某昔者從介甫游介甫於諸書无不觀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脂脂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貧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足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取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意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无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及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石者左之成者毀之弃者取之矻矻然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師外周

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无一人得龔教而守常者紛三擾二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尽弃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国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尔師虞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尽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弃先聖之道遠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某被旨為批卷見士民方不安如此介甫乃欲辭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實者切聞介甫不相識察顏齊過之上書自辨至使

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呂季士冊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
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
則不然更加忿愆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
分杜呂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奏之行取勘觀介
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
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其切為介甫不取也其近蒙聖恩
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其切惟居高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
者不可以不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令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
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等主上以介
甫為心未肯俯從其切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死能及者
動靜取舍惟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
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方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
危惟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无
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

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
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
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其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
明知其不合也然其為介甫趨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
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其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
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
友之義其取之捨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謀介甫得其書
僅未賜奔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
不肯以其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
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
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
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
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
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責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

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其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止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是故敢妄說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瘳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而罪而絕之或詬罵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唯俟命而已

與介甫書二

同前

某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以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弃絕其取譴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以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某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用心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尚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其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見錢役錢又言利者見

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脫民膏血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某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鼓而言重有樂業負罪甚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同前

其皇恐再拜重辱示論益知不見棄外以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悚夫議百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及變舊法以為新奇也耳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廢代是事乎切勸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願以此獨為先務乎今日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設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某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云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爭不少矣彼

頌德其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
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吊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
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
而從之非謂盡弃天下之言而獨行己志也某嘗勸介甫以不
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
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宣某皇恐再拜

與祖擇之書

臨川先生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
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
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
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
求其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諄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
之也其書之策也獨不能諄耶故書之策而善被而引之天下

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有也
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年
而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深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問
或排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徧迫陋庠
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
蓋即謹書所為書序原諒若干篇因叙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
賜覽觀焉

新刊 國朝 二百家名賢文粹 卷二 第一百二